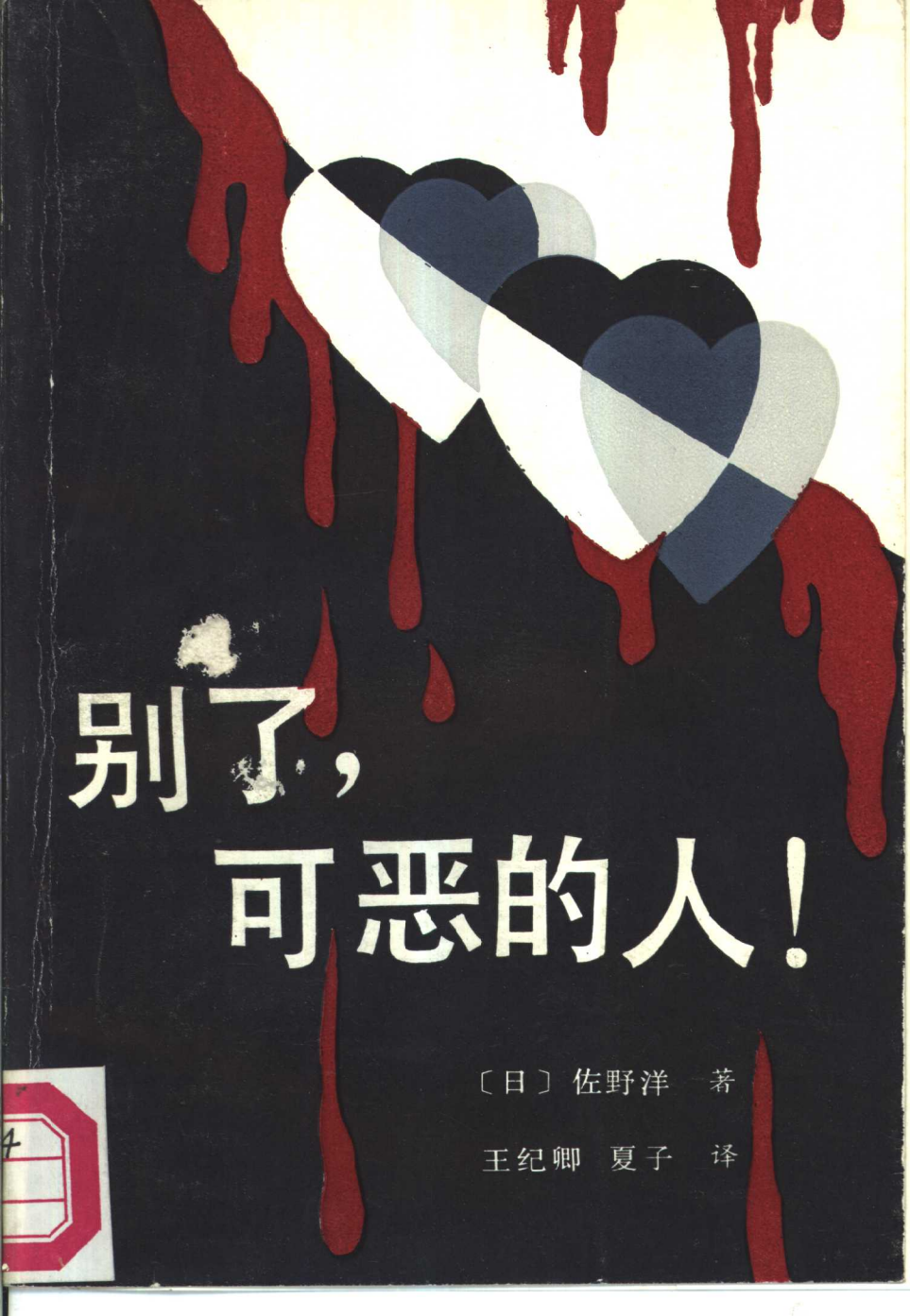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别了， 可恶的人！

〔日〕佐野洋 著

王纪卿 夏子 译



别了,可恶的人!

〔日〕佐野洋 著

王纪卿

夏子 译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别了，可恶的人！〔日〕佐野洋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（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9印张 2插页 172千字

1986年9月第一版 1986年9月湖南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26,800册

统一书号：10355·680 定价：1.55元

译者小序

日本现代著名作家佐野洋的这个短篇小说集，我们读过以后，很想把它翻译出来，与国内读者共赏，原因在于其中几个显著的特点，使我们深有感触。作为译者，我们想：不妨把这点读后感写在译本前面，或许能在读者当中引起共鸣。

这个集子所收的作品，是一组以婚姻恋爱中违背道德的行为为题材创作的悬念小说。这样一种题材，自然是人人都会关心的问题，而在世风日下的资本主义世界，更是人们无法逃避的一种现实。作者把这样一组作品结集出版，显然表明了他对这类现实题材的重视，同时也集中地表明了他对这种黑暗现实所持的态度。在这八篇小说里，作者笔下的日本家庭和男女情场，也和日本作家石川达三描写的日本政界、财界和产业界一样，是一个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的是非之地。夫妻同床异梦，情人居心叵测；为了金钱地位，为了弃旧迎新，可以口蜜腹剑，可以逢场作戏，也可以表面上卿卿我我，暗地里置人死地；更有一等敲诈勒索的恶棍，靠着刺探隐私或教唆犯罪而发不义之

财。这一切，作者揭露得淋漓尽致。他所描写的罪行，无一不是令人发指，但作为一个正义的作家，他的针砭谴责，却尽在不言之中。他把每个角色写得合情合理，给他们披上机智的外衣。这些心怀鬼胎的人，个个工于心计，机关算尽，似乎把事情做得天衣无缝。然而，当意外的结局到来时，他们全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成了害人反害己的可怜虫。作者对不道德行为的抨击，蕴含在这嘲笑和讥讽之中。故事演绎本身说明了一个“玩火者必自焚”的道理，逻辑严密的推理发生了劝善惩恶的效力，这样的创作，真可谓匠心独具。

佐野洋的才能，是和他的正义感并驾齐驱的。在日本文坛上，他享有“奇才”的美誉。读了这集子里的八篇小说，恐怕无人不觉得他的创作才能确实奇异。他那构思的精妙，行文的潇洒，技巧的娴熟，及其作品结构的工整紧凑，悬念的贯穿始终，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佐野洋自称偏爱人工技巧，注重趣味效果，这也许是他的偏执，但我们以为也是他的长处。唯其如此，他的创作技法才能给人以巧夺天工的感觉。

佐野洋又是一位擅长心理描写和精神分析的作家。显然，这和他上大学时代专攻心理学有很大的关系。在这个集子所收的八篇作品里，故事情节的发展，是以人物心理的发展为主线的。这样处理作品，

使故事的逻辑发展达到了主观和客观的高度一致。特别是在这一类创作题材中，人们行为的动机往往是必须阐明的关键所在，而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，正是合理解释动机的最佳途径。

最后，我们把本书作者的生平和创作略记如下。

佐野洋，本名丸山一郎，一九二八年生于东京。毕业于东京大学心理学科后，曾任《读卖新闻》记者。发表小说《一块铅》（1958~1959）之后，引起人们注意，一举而成流行作家。主要作品还有《未完的遗书》（1960）、《透明受胎》（1960）、《错乱的信号》（1966）、《二人行凶》（1966）、《肇祸潜逃》（1970）和《优美的死刑》（1977），等等。

1985年8月8日

记于长沙听雨楼

目 次

不祥的旅馆.....	(1)
红色的君影草.....	(39)
别了，可恶的人.....	(79)
第二次手术.....	(127)
铜婚庆典.....	(152)
离婚争战.....	(107)
不贞调查.....	(231)
提防摄影机.....	(255)

不祥的旅馆

1

西村先生，电话！警察署的。”女职员梅泽康子把话筒高举齐眉，尖声呼喊西村黄。

西村离椅起身，心想：“果然来了！”从昨天起他就期待着这个电话。他看看手表，十点四十五分。时间也不出所料。他觉得自己渐渐兴奋起来，便自我告诫道：

“不能疏忽大意！现在正需要演技。”

于是，他又回身坐下，故意撇撇嘴唇，装出嘲弄的口吻说：“不象，不象！还是老一套！这骗得了谁呢？”

日东汽车工业公司设计部的全体职员，被西村这句话

惹得哄堂大笑。唯有受到嘲笑的梅泽康子羞得满面绯红，模样未免可怜。

这天是四月一日。在这间办公室里，人们一早就互相哄骗，愚人节的游戏已经做了好几遍。所以，梅泽康子刚才说“警察署的电话”，除了她自己和西村以外，没有一个人相信。

“哎呀，不是骗人嘛！是真的！对方说，事关重大，非找西村先生不可！”梅泽康子见笑声此起彼伏，似无止尽，不由得歇斯底里哇哇大叫。

有人说道：

“哈哈！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西村暗忖：“不妨去接电话了。”他起身对梅泽康子笑着说：“好好，我来给你解围，甘愿上当，怎么样？”他走过去拿起了话筒。

“喂喂，我是西村哪……”

“西村贡先生吧？我是蒲田警察署。没功夫寒暄了，请问尊夫人是叫加代子吗？”

“不，是佳由子。这名字少见，常有人弄错……”

“哦哦，是佳由子！大概是电话里听错了。是哪几个字呢？”

西村对“佳由子”三字作了说明。

“那么……夫人昨晚上去热海了吧？”

“对，是去热海了。她怎么了？”

西村明知故问。他知道回答是什么。他故意大声说话，让同事们都能听见。不过，也许根本无此必要。同事们对警察署在愚人节打来的这个电话，早就在好奇地侧耳细听。

“嗯——夫人嘛，今天早晨去世了。”

果然不出所料！西村心里暗暗地笑了。由于一切都在按预定计划进行，他感到心满意足。可是，尽管他心里高兴，嘴里却怒吼起来：

“喂喂！我虽不知你是哪一位，可你也得有点儿常识，懂得什么事情能开玩笑，什么事情不能！尽管是愚人节，也不能拿死人的事骗人！真缺德！”这愤怒也是演技。为最坏的情况着想，如果警方因佳由子之死而怀疑他，此刻在场的同事们便会为他作证：“他听了电话，起初还不相信呢！”这是西村的神机妙算。

“唉，这可不是开玩笑！真不凑巧。这是真的嘛！刚才热海署打来电话，说夫人已经去世，想请你马上去一趟。”

“啊？你说什么？我没喝酒，不过请再说一遍！”

对方的警官恐怕已经出汗了。看来他一边说话，一边在考虑怎样才能说服西村相信。

“我是说，虽然热海来的电话说得不很清楚，不过夫人确实已经去世了。还有，她的遗体在潮见庄旅馆，请你去认领。就是这么回事。听清了吗？是潮见庄！”声音到此中断了。看来警官已尽其责，准备挂筒了。

“啊，等等！”西村连忙叫住对方。这倒不是演技，如果警方对这个电话采取了录音措施（不过日本的警察似乎没有这份机灵），那么下面所说的话，也许会给警方以西村“清白”的印象。“喂喂，说我妻子去世了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到昨天为止，她一切都很正常……”

“这是初步通报，具体情况还不清楚。好像是暴死……”

“暴死？跳海了吗？”

“哎呀，有了详细报告，我再通知吧。”

电话断了，西村仍把话筒举在耳边，呆若木鸡。他要让别人看到他听说妻子不幸死亡时处于虚脱状态。然而他的头脑正在空前迅速地运转，思路格外清晰。他呆呆地站着，心里反省道：“至此为止，还没有漏洞吧？”他的回答是：一切顺利，没有任何漏洞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梅泽康子走过来，关心地询问。西村假装闻声猛醒。他看看四周，发现他成了众目之的。

“说我老婆在热海死了，叫我去领遗体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切断话头，转向科长说道：“所以，请让我今天早退。”

也许是出于礼貌，科长连忙起身答话：

“啊，快去吧！不过，这太突然了！夫人怎么会去热海？”

“唉，女子学校时代的同学会呀。星期六和星期日人多杂沓，就选在工作日了……”这都是实情。自从一星期

以前，佳由子就乐滋滋地盼着这次热海之行。想到此事，西村竟有些感伤，真是不可思议。

西村在作回家的准备时，一个同事说：

“啊，你等等，再问一遍，看是否确有其事。”

他说着，便给蒲田署挂电话。他问对方，三分钟以前，警察署是不是给日东汽车公司挂了电话？回答自然是“挂了”。

同事们满怀同情地目送西村离开公司。

西村出门走了大约五十米，把四周环顾一遍，确信无人跟踪，也无人监视，便走进了公共电话亭。拨号以后，他要真田药局的女药剂师大江房子接话。

大江房子是佳由子的表妹。去年春天，她通过了国家药剂师考核，在真田药局参加工作。这以前，她在药科大学念书时，寄宿在西村家里。她比佳由子年轻六岁，精于梳妆打扮，富于肉感。

她称佳由子为“表姐”，称西村为“表兄”。不过，她在毕业前一个月的某天夜里，就改称西村为“贡”了。毕业后，她搬出了西村家，如今独身住在公寓里。

“房子吗？出大事了。佳由子死了！”房子刚拿起听筒，西村便抢着说道。

“啊！你说表姐？”电话里传来房子嘶哑的声音。看来她很吃惊。

“啊？你说表姐？”房子话刚出口，便想起了今天是四月一日。“不行不行，我不上当！不过，你也真够老奸巨猾了！”她说罢，冲着话筒吃吃直笑。

不过，她是笑西村过于天真。她想：“把平时的心愿假托愚人节的谎言说出来，说明他天真过度。”

房子心花怒放了。她想：从这一句话里，也就可见西村平时巴不得妻子死去了。她也知道，西村是为了她才怀有这种丧天良的心理，而她自己也希望佳由子早日死去。

西村是房子的第一个男人。房子直到现在，对于爱上这个男子仍无悔意。正因为有了这份爱情，她觉得寂寞的日子也过得颇有意义。不过，这种充实感偶尔也有撤下她的时候，使她感到难熬的孤寂。西村领着房子上旅馆时也从不过夜，他必须赶回家去。这是害怕佳由子的缘故。西村告别房子时，约定再会的时日，说声“下次见”，便匆匆而去。房子总是紧咬嘴唇目送他的背影，心里想着：“他那两条手臂恐怕又要去抱佳由子了。”这一来，她感到自己的两手臂部一阵刺痛。

所以她本人也企望着佳由子的死亡。更确切地说，她

对佳由子怀有杀意。

房子对这杀意在心里萌芽的那个日子记忆犹新。有一天，西村走到真田药局，购买避孕药品。在这以前，西村总是到房子的药局购买佳由子使用的化妆品。由于他是房子的亲戚，药局老板对他格外优惠，同意折价出售给他。西村为了节省几个小钱，竟然到情妇的店里为妻子买东西，房子虽对他的这种愚钝感到吃惊，但很奇怪，她居然没有为此生气。”他把化妆品买回去，表姐自然欢喜。可她的丈夫是为了和我见面才到这儿来呀！”房子如此达观，也许是居高临下蔑视佳由子的缘故。

不过，对于购买避孕药一事，房子就不能如此心平气静地轻易放过了。她也想过，西村到她的药局来买这样东西，也许是故意要在她心中煽起妒火，而她自以为受过女人的最高教养，是不愿意为妒忌之类的感情所驱使的。然而，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

“他把那种药片……”房子想起了西村和她在旅馆里匆匆幽会时给她施用那种药片的情景，便联想到西村也是以同样的手法给佳由子施用同样的药片。她仿佛嗅到了西村身体的气味，听到了他那激烈的喘息。她想到：“这不是为了我，而是为那个佳由子！”这一来，房子怒不可遏了。而她却不能对此公然提出抗议。佳由子是明媒正娶的夫人……西村和佳由子既是夫妻，房子凭什么指责他把妻子抱在怀里呢？“看起来，得下决心！”房子想到，“必须制止佳由子继续作西村的妻子。”可是，若要西村离

婚，即便是一厢情愿地考虑，也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。首先，西村无力支付离婚赡养费。他们在目黑住所的那所房子，也是佳由子名下的财产。他之所以娶了佳由子，就是因为看上了她的房产和嫁资。如此看来，除非杀死佳由子，房子的心就无法得到安宁……

于是，房子心怀杀意，精心策划，并已把计划付诸实行……

“喂，不是骗你！”西村急不可耐地答复房子，“起初我也以为是谎话，看来是真的死了！”

“哼！愚人节骗人，被我看破了，还不承认，一点儿不爽快！”

房子嘴里这么说，心里却是一阵惊喜：“这么说，那个计划到底成功了？”

“我发誓好不好？不是说谎！昨天她上热海参加同学会去了，可那边说她死了。”西村的口气一本正经，听上去绝不象骗人。

“是吗？”房子咽下一口唾沫。她竭力平定翻滚的心潮。即便是对于西村，她也不愿流露内心的狂喜。“是什么病？”

“还不清楚。警察说是暴死。”

“果不其然！”房子想道，“毫无疑问了。佳由子成了那个计划的牺牲品。”

“贡，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嗯，领回遗体再说吧。你呢？”

“当然和你一起去。”

不过，房子并非想去看遗体，而是另有目的。她想：“想必警察还没有发现那件东西吧？”她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做完最后一道手脚。

两人约定四十分钟后在东京站中央入口处的车站旅馆餐厅会合，便切断了电话。

搁下话筒以后，房子在她身边的木椅上坐下了。接着，她从玻璃橱上拿了一片药用维生素胶姆糖塞进嘴里。她是不抽烟的，思考问题时总爱嚼胶姆糖。

不过，她没法冷静地思考。她明明知道应该思考的主题是佳由子之死和今后的对策，可是她的中枢神经某个部分似乎略有异常。在学生时代，她曾试饮兴奋剂以坚持彻夜不眠，当时的感觉和现在颇为相似。这种心理状态可以解释为缺乏现实感。“表姐死了。”房子想道，“对，是我杀死的！是我用远距离杀人法杀死的。”然而她紧接着又反问自己：“这是真的吗？这是否可信？不会是圈套吧？”

对于杀人害命，她全无负罪的感觉。人必有一死。佳由子现在不死，再过三十年、四十年，还是免不了一死的。现在死去，不过是提早一点罢了。何况佳由子临死时还深信丈夫是爱她的。所谓幸福，是一种主观意识。既然如此，佳由子的一生可谓幸福了……“可是，她真的死了吗？”房子仍然甩不开这个念头。如果真的死了，她倒是选了个令人满意的地方辞别人间。她死在热海，自然没有

房子的干系，就连西村也摆脱了嫌疑。

房子把胶姆糖吐出来，用锡箔纸包上，扔进字纸篓。

“光想没有用，还是上热海看看再说吧。”

房子站了起来。

3

西村比房子先一步到了约定地点。不过女招待刚把西村所要的咖啡送来，房子便推开餐厅的玻璃大门走进来了。

房子身披一件天蓝色束腰外衣，露出一身黑色西装。她身材高挑，穿着高跟鞋行走时发出节奏划一的笃笃声，十分引人注目。就连对顾客中的年轻美女司空见惯的女招待，也忍不住扭头看了几眼。西村想道：“见她一次，她就增一分姿色。”他心里充溢着满足之感。这感觉是天蓝色的，那正是房子身上的色彩。“这美女终于是我的妻子了！”这一来，他的表情豁然开朗，哪里象个即将去认领妻子遗体的男人！

“等急了吧？”房子问道。话刚出口，她就意识到这语气与过去两人幽会时一般无二，便连忙闭上了嘴唇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又说：

“这一次，真叫人伤心……”